

I313.84/3

太 空 少 年

[日] 眉 村 卓 著
 韩 冈 觉 译
 韩 巍

海 洋 出 版 社

1982年·北京

太空少年

〔日〕 肩 村 卓 著
 韩 冈 觉 译
 韩 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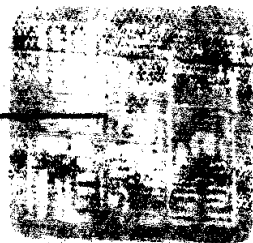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复兴门海贸大楼）
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¹/₄ 字数：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0

统一书号：10193·0148 定价：0.42元



目 录

奇异的少年	1
转校生	5
香川绿的惨败	8
雨季来临	12
轻蔑的视线	15
640号房屋的客人	17
典夫的设计图	21
奇怪的同伴们	24
格斗	28
不只是在这里	31
充满憎恶的目光	35
我去一下	41
不适应者	43
可不得了	48
所以才射击他	52
在这个世界上不能住	55
全体都消失了	62
空空的屋子	68
就要分别了	72
再见	81
绿柔的伤感	88

这是怎么回事.....	91
终于回来了.....	93
怎样保护典夫.....	99
从平台下来的人.....	103
回来的人们.....	105
创造明天.....	108

奇异的少年

是个晴朗无云的星期天。

一吃完早饭，广一立刻拿出了球棒和皮手套，开始了出发的准备。

“哟，上哪儿去啊？”母亲问道。

广一瞥了一眼挂钟，对妈妈说：“参加班级对抗赛呗！”
“不早点去不行啊。”

“功课都作了吗？”母亲盯着不放。

“广一会自己承担责任的。”

父亲在里屋一边叠着报纸一边说道。

“住在这样集中的住宅区，如果再不尽量参加点运动，身体就会生锈的。”

“我去啦！”

广一把铁门咣啷一声关上就来到走廊。

虽然叫作走廊，实际上这里是所谓市区住宅类型的，延伸在建筑物左右两侧的通道，沿着通道是各家的大门，一个一个地排列着。

广一一面朝电梯的方向走去，一面下意识地看了看隔壁的大门。

嘿，挂着名牌呢。

直到昨天为止，这里还是间空房子，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呢？

广一放轻了脚步，悄悄地走近六四〇号房屋。从开了一丝缝隙的窗户向里望去，也不知什么时候运进来的沙发呀电冰箱等，整整齐齐地摆设在那里。不仅如此，还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奇怪呀……，广一歪着脑袋思索着。这么多的家俱要在一两个小时内全部搬进来是不可能的。或许是在昨天傍晚，至少是在今天天亮的时候就已经搬进来啦……？

可是，不容广一一再继续思索下去。从屋内传出轻轻的脚步声，有人走近门的内侧。

瞬间，六四〇号房屋的门打开了。

走出来的是和广一年令相仿的少年。可是怎么看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固然头发和瞳仁都是黑的，但那端庄俊秀的脸庞、发达而收束的肌肉，简直会使人想起希腊的雕塑来，真是一位美丽少年。

“有……什么事吗？”少年问道。

“不……什么事也没有。”广一好象才清醒过来，朝着自动电梯的前面走去。

说来也巧，这个少年却是有什么事似地，和广一一起走进了电梯。

莫名其妙的巧合。刚刚偷看了人家的房屋，马上又和那间房屋出来的少年面对面地而且只有彼此二人乘坐在电梯里。两个人都沉默着，任凭全身去感受电梯下降的“滋味”。

突然“咯噔”一声响，同时电梯里也变得漆黑。

可能是停电了。

广一喷地咂了一下嘴。赶上有急事，偏偏不走运。照这样，就只有钻出电梯，顺着楼梯一磴一磴走下去不可。

正在用手摸索“非常停运”开关的广一突然回过头来，因为背后似乎有电光闪亮。

好象是少年手中的微型手电。光圈在逐渐收束，当光柱变成一个圆点时，少年便把手电对准了电梯的铁门。

立即传来涂料烧焦了的臭味，接着铁门变红并开始慢慢地融化了。

“你!?”

广一惊讶地制止少年。

“那个奇怪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但你不该在门上烧洞啊!”

“你别管我!”

那少年一边喘息着，一边使那西洋剃刀似地光的焦点，吱吱作响地移动着。

“住手!”

在广一叫喊的时候，“叭”地一声，电梯的照明灯亮了，与此同时两个人的身体又开始随着电梯下降。刚才只是短暂的临时停电。

广一把目光投向铁门，只见有一块十平方厘米左右的地方，漆皮已经脱落，还烧穿了一个小洞。

“你这干的是什么事呀!”

广一边说边把眼光转向那少年，但他立即闭口不语了。

少年的眼睛睁得异样的大。那付面孔，不知是出于对谁的憎恨，气得五官都挪位了。

好象是有一股使人毛骨悚然的凉气透过广一的后脊梁。

这个少年究竟是什么人?……尽管他有着健美的身体和俊秀的面孔，可为什么会在因停电而憋在电梯里的瞬间，就



掏出那样危险的家伙……，首先，那么小的玩艺儿就可以融化金属，广一长这么大，不仅没见过，也从没听说过。

电梯的门开了。已经到了第一层。少年把后背紧紧地贴在电梯的墙壁上，喘着粗气，广一已顾不得他，拿起球棒和皮手套，急步跑出电梯。和这样奇怪的少年，再多一分钟的接触也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广一和这个少年的关系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件事，到了第二天——星期一，也就明白了。

转 校 生

大家都在分别地背诵着笔记或阅读着教科书。

第一节课上课的时间已经过了十分钟了，可是先生还没有来。

“大谷先生来的可真晚！”

同桌的女生香川绿对着广一叨叨咕咕。

“可能是有什么事了吧？”

这时，教室的门被拉开，先生走进来了。不，不只是先生自己，还有一名学生跟在他的后面。

广一呆呆地看着讲台。那个少年究竟是谁？呀，不正是昨天那位奇妙的邻居吗？

教室内顿时有些喧嚣。因为少年的美貌，使同学们多少感到惊讶。

“岩田君，你在干什么？”大谷先生用严厉的声音问道。

广一这才魂又附体似地清醒过来。是啊，他还是班级委员呢。

“起立！”广一喊着。

“礼！”“坐下！”

二年三班的全体学生，吵吵嚷嚷地就座了。

“今天，把这个班的一位新同学介绍给大家。”

先生让少年站到讲台上。

“山泽典夫……是从东京转学来的，据说是初次来大阪，所以请大家友好地照顾他。”

先生说罢用手扶着少年的肩膀。

“那么山泽君，作些自我介绍吧。”

“我叫山泽典夫。”

少年微微一笑，然后用一种与昨日所见的回然不同的态度，稳静地开始自叙。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也没有所谓拿手的学科，并且很讨厌粗鲁的人。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在这个大阪，想尽力和大家友好相处下去……。”

“嗨，这男孩还有那么点带劲哪。”

香川绿刚说完，可能是注意到了广一的表情，立即浮现出疑惑的眼光。

“哟，你怎么啦？”

“没，没怎么的呀。”“啊，是有那么点。”广一含混地回答着。

这时，正在作自我介绍的典夫的眼光，落到了广一的身上。

广一也对典夫回敬了一眼。典夫的面颊抽搐了一下。

瞬间，出现了奇妙的静默。

“好，请你坐到席位上。”大谷先生说道。

“已经耽搁不少时间了，现在开始上课吧！”

大谷先生的理科讲授一开始，大家好象早已把典夫的事儿忘了似地，都在拼命地记笔记。这个阿南中学由于升学率高，在大阪是很出名的。学习抓得很紧，稍一松劲成绩就会下降，根本不容你迟迟呆呆的。

大谷先生边讲边在黑板上写字和绘图，进度很快。穿插在讲述中间，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向学生提问。前面的同学回答不上来就让坐在后面的同学回答，再回答不上来就再

后面一个，总之，使每个同学连一分钟也不敢溜号，这就是大谷先生的教学方法。

广一边记笔记边对坐在前面的典夫瞥了一眼。又是大吃一惊。

典夫根本没记笔记。还不仅如此，教科书也是合着的。他只是挽着胳膊在聚精会神地听先生讲解。

“岩田君！”

飞来一声呼唤。

“所说的太阳是什么样的星球？”

被这意外的提问冲击了一下，广一站起身后只是呆呆地望着先生，有些茫然。

大谷先生在歪着头思索。因为广一出现这种状态是绝对少有的。先生用视线扫了一下周围，然后指着山泽典夫说：

“那么，山泽君。”

典夫“唰”地站起来。

“您是说太阳吗？”

“不知道吗？”

“不！”

“那就请说吧！”

“太阳嘛……。”

典夫的面部毫无表情，简直是用一种背诵的语调开始回答。

“直径约等于地球的一百零九倍，作为恒星，它是隶属于GO型的中型星球，是第一种族的成员。位于银河系的边缘部，与其转动的同时，每一秒钟约……”

“已经可以了。”

先生耷拉着两只胳膊，作出一种不悦的表情。

“我好象在课堂上没有讲过那么多，可……”

典夫只是微笑，不作回答。先生挺了挺胸，然后使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不过，教科书你总该打开呀。还有，你连笔记本都没带吗？”

典夫点了点头，立即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大笔记本。

“我带来了。”

“那就好了。”

先生再次面向黑板。

这算怎么一回事呢……广一在思索着。典夫的口气，简直是在说，先生讲那点玩艺儿，他早就都知道了。

再者说……确切地记得，方才在作自我介绍时，这个山泽典夫不用大阪的府名，而代之以“世界”这个词，好象是说走了嘴。

越想越蹊跷。那话中有文章。

“岩田君！”

香川绿在旁边悄悄地提醒他。

“你干吗要发呆呀？”

广一耸了一耸肩，才又把脸转向了先生。

香川绿的惨败

第四节课一下课，大家都急急忙忙吃完午饭，向操场奔去。

“岩田君，不打乒乓球吗？”

绿桑*来约他去玩。

“今天我要战胜一切对手给你看。”

“你说乒乓球吗?”

当然，广一是很喜欢乒乓球的。不过，若是以绿桑为对手……。

“岩田君，听到一些谣传你在意了?”

绿桑直接了当地说了出来。

“关于我和你的事，大家在说东道西我都知道。可是，若把那些话一一都放在心上，那你就只有把手脚捆起来，什么也甭干了，不是吗?”

言之有理。在意那些不该在意的事，反而会叫人家疑惑和议论。按理说，这点道理，广一也完全明白。

应该更坦然一些，事情就会好得多。

“好吧!”

广一鼓起勇气大声说道：“打乒乓球去!”

“顺便把山泽君也找着，一道去玩吧!”

绿桑边说边从教室的窗户向外寻视。

原来山泽典夫一个人坐在学校庭院的角落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杂草。

“山泽君——”

绿桑在喊他。

“不打乒乓球吗?”

典夫用手抚摸着杂草，片刻才慢慢地抬起头来。究竟他在思索些什么呢?露出一付神经质的表情，还歪着头。

“乒乓?”

“你会吧?”

“这……不过，看一看我就能会的。”

“那可不一定吧！”

绿桑噗嗤一声笑了。

“不过，也好嘛！总而言之请您一起来吧。”

三个人来到乒乓球台旁边时，同班同学们已经开打了，见了他们都作出遗憾的表情。

“嗨，是岩田和香川哪！”

“真遗憾，回头这台子又得被你们霸占了。”

“不服气，你就练一手好球嘛！”

绿桑嘲弄对方一句后，坐到了按顺次等待的席位上。

不一会儿轮到了绿桑上场。不愧是校队的选手，转眼间方才还独占优势的同班同学已被她打了下去，然后，她爽朗地笑着说：

“好，岩田君……，今天您可别输哇！”

广一已经握好球拍。

一个快速发球飞了过来，“叭”，稳稳地削了回去，接着又是一个猛力扣杀……但是没过网。

“真糟糕。”

战局总是胜负交替，一进一退。一方赢了一分，另一方就立即夺回一分。

然而，可能是因为平日练习的基础和运动量不同，绿桑终于一步一步地占据了领先地位。

广一好不容易拼了几次平局，最终还是连续两次吃了对方的凌厉的扣杀而败下阵来。

“还是不行啊！”

广一晃动着球拍大声笑了起来。

“下一拍该谁的啦？”

典夫迅速地走过来。

“好象是该我啦！”

“真是奇特的握拍方法。”

广一看着典夫的手，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

“这种持拍，叫什么握式啊？”

“别管，这样蛮好。”

典夫用一种既非竖握也非横握的奇特式持拍法，站到了球台前。

“行吗？”

绿桑问了一句。

典夫无言地点了点头。可能是认为绿桑有些罗嗦。

绿桑漂亮地发出了一个拿手的下蹲球。

瞬间，球台周围的同学发出了惊叹的喊叫声。广一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典夫回击一板竟是闪电的速度。典夫的球路很刁，落点角度大，反弹得很高，往往还没等绿桑站稳，球已经落到地板上。

“……真厉害！”

绿桑惊异地睁大了眼睛。

“来吧，再也不输了！”

结果，绿桑还是打得不顺手。典夫却左右开攻，以敏捷的步伐和闪电般的速度，频频起板，大力扣杀。六比零、七比零、八比零……，打得绿桑，莫说是反击，就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

“您，以前一定是选手吧！”

惨败的绿桑，喘着粗气这样问道。

典夫恬静地微笑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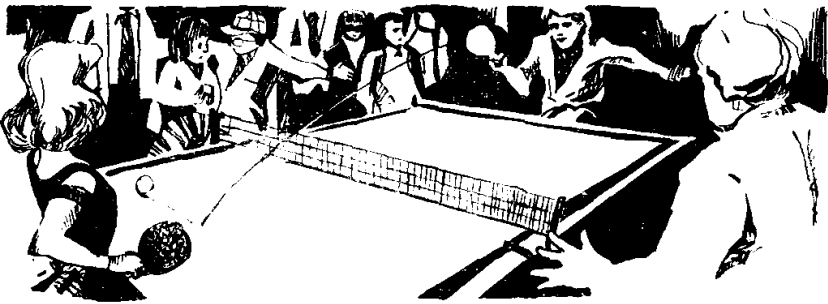
“不……，是初次打球。”

“初次?!”

“乒乓球这玩艺儿……”典夫腼腆地说着：

“今天我是初次接触它。”

谁也不说话了。大家都用惊异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典夫。



雨季来临

从那以后过了十天左右的某一天的事情。

如今，典夫已完全变成班级中出众的人物。笔记本上一个字也不记，可是对待任何提问都滔滔不绝地对答如流。在体育方面他是各项运动的全能手，尤其是他那付谁看见了都会羡慕的俊俏模样，不在班级里成为有人缘的风流人物反到是怪事。

“托典夫的福”，在这以前一直占据班级“首席”地位的广一，如今是影子的颜色都淡了。当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可是那位名声大振的典夫，并没有表现出与大家亲密友好相处的心意，动辄远离同学们孑然一身，此事到是令人费解。

谁若是主动向他打招呼或约他一起作点什么，他也会成为同伴，但他自己却从未主动地提出过要干什么。

临近秋季运动会的那一天，广一为了在班级内商量此事，要求大家下课后留三十分钟。

“同学们，可以留下吧？”

广一扫视了一下全班同学，只有一个人持异议地举着手。

“我，不能留。”

说这话的是典夫。

“你有事吗？”

“倒没有什么事。”

“那你留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不过……有难处哇。”

两个人的对话越来越不协调，气氛也紧张起来。

广一尽管提醒着自己不能耍小孩子脾气，但终于控制不住，把平日积攒的一肚子气，冲着典夫发了出来。

“我是在要求大家都齐心协力，懂吗？！”

广一大声地喊着。

“有理由就说清楚，你可以不参加会……，或是去参加补习班，或家中无人，需要看家……，可什么理由也没有偏要单独回去，你是怎么想的？！”

“有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班级委员，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干涉人家吗？”

带眼镜的同班女生平野桑，不平地反问道。

“是啊，是啊，还是委员哪，太粗暴了！”

“强加于人，这不是个人主义吗？”